

在微短剧中获得机会，申花主帅也去看过他的脱口秀

一个斯拉夫青年演员在沪生存实录

一天拍摄时长为 12 小时
一周完成一部微短剧拍摄

8 年前刚来中国的时候，大牛完全不通中文。这个东欧青年从自己的国家运作了一支舞蹈团队来国内，承接餐厅酒吧和公司的商演。虽然工作和生活的沟通完全可以靠英语解决，但他直觉学会中文可以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机会，他开始通过网课学习中文。

进入影视圈之前，他已经做了很多铺垫。他专门学习了话剧，并且开始在脱口秀和说唱领域崭露头角。今年，大牛又参加了《新说唱 2025》的比赛。

在这几年中，他已经参与了大量海外微短剧的拍摄，这些剧集都是在国内完成拍摄和制作的。而且其中的大部分甚至并非在横店拍摄，因为相比国内其他地方，横店的场地费还是太高了。大牛告诉我们，海外微短剧最常见的拍摄地是杭州、青岛、厦门以及郑州，“一般不用去外国拍摄，因为剧中需要的场景国内都有。”

海外微短剧的演员大部分是长期在中国发展的外国人，但也有一些主角会从外国寻找。他合作过的演员里，就有不少主角是从美国和澳大利亚来国内短期拍摄，拍完便返程的。

虽然演员往返两个国家之间的费用不菲，但这样还是最省钱的方式。已经拍摄了 20 多部微短剧的导演张子涵曾在采访中透露，国内拍摄无论是主创团队的费用还是场景租金以及住宿交通都比在洛杉矶拍摄要便宜很多。同样一部微短剧，若在海外取景拍摄，成本可能要砸上 130 万到 140 万元人民币。

为了最大程度节约成本，一部微短剧通常会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完成拍摄。一天拍摄时长为 12 小时，主角因为几乎每场戏都能轮上，因此在这 12 小时里几乎没有时间休息。“每天早上 4 点到 6 点之间起床，幸运一点可以睡足 6 个小时。”大牛说，“有些时候剧组安排不好，拍摄还会超时，这样就只能睡 5 个小时甚至更少。”

微短剧的市场一直在扩大，但大牛觉得，演员收入的涨幅并不明显。

“拍摄国外微短剧和国内微短剧的收入其实差不多，主要还是看个人的拍摄经验。你拍过的剧越多，个人的价格也会上涨得越多。”

相对于收入，他更看重微短剧给自己提供的平台。“微短剧的入门没那么困难，对演员来说也是比较大的机会。”他以圈内一个外国女演员为例，“她从海外微短剧开始，演了两年。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见过她拍的微短剧。那时候她演得不是很好，但是现在她的演技特别棒，还参加了国内一部很火的电影的拍摄。”

虽然外界对微短剧的评价普遍是“制作粗制滥造，演员演技不精”，但他认为参演微短剧对演技的磨炼确实有很大帮助。他的亲身体会就是每拍一部微短剧，自己的演技就会更上一层楼。

对于微短剧演员而言，扇耳光这种狗血场景是无论如何都会遇上几次的。他觉得有些可惜的是，导演并不让自己真打。“我是想大力一点，因为这样看起来更真实，但他们不让。如果是演电影，演员们就会真的打。”

比题材本身更重要的
是题材与本土受众的适配性

如今风靡海内外的微短剧，内容多改编自网络小说，题材也多集中于霸总、逆袭、豪门恩怨以及家族恩怨等，因此同质化现象严重。

大牛为我们总结了现在海外流行的微短剧基本套路，“在国外比较火的就是一个有钱的男人，会碰到一个比较穷的女生，会帮她解决一些问题。或者这个男人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有一些不开心，然后他见到了这个穷女生，然后这个女生会把他的生活变得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大部分就是这样子。”

简单来说，就是“霸总”+“灰姑娘”的配置。他认为，与其说微短剧的内容单调，不如说是市



场决定了微短剧的内容必须如此。在他看来，目前微短剧的受众还是以女性为主。“因为女孩子喜欢看这些题材，特别是美国那些结了婚在家里带孩子、不用工作的女性喜欢看。”

大牛指出，受到流量的驱使，现在越来越多海外微短剧还会有意增加擦边内容，但他自己从来没有拍过这种擦边题材。

在他看来，这也是西方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受众之间的差别。欧美市场上充斥着直接、露骨的元素，而东亚受众更喜欢较为含蓄细腻的情感表达，因此大尺度的擦边题材在中国市场上未必能行得通。

由此可见，在微短剧市场里，比题材本身更重要的，是题材与本土受众的适配性。决定一部微短剧能否火的第一要素就是内容是否对观众口味，至于演员的演技以及制作是否精良都不是太重要的。

“海外微短剧里的主角演技通常都比较好，但很多配角真的演得很差。”他直言。

大牛觉得，微短剧现存的同质化问题应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好转，因为微短剧的市场日新月异。“比如演员类型，脚本方向一直都在变，”他说，“而且每隔半年就会变，我看国内微短剧少一些，海外微短剧其实现在题材也越来越丰富了。比如他们还有一个很火的题材，就是关于僵尸的。”

相比他参演的绝大多数微短剧，《寻天记之和合圣境》的题材显得更新鲜一些，这部剧集聚焦了外国青年探寻天台山和合文化真谛的奇妙旅程，之后还将以十余种语言，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

对于已经积累了丰富海外微短剧拍摄经验的大牛而言，这是一个驾轻就熟的角色。因此，他没有经过作为惯例的试镜，直接获得了这一出演的机会。

他在拍摄中遇到的最大挑战还是语言，正式开拍前剧组给他发了脚本，以便提前准备。“有一些场景的台词会比较复杂，比如有一张脚本里都是中文诗词，我也看不懂这些诗词是什么意思，背了四天终于背出来了。”

申花主帅斯卢茨基
也去看过他的脱口秀

微短剧拍摄可以带来更丰厚的收入，但需要等待机会。没有片约的时候，大牛经常会出现在脱口秀开放麦的舞台上。国内如今做脱口秀的老外数量也在增多，但像他这样用中文做脱口秀开放麦演出的却屈指可数。

大牛做过计算，一般一段 8 分钟的表演需要把观众逗笑 25 到 35 次，这样才算成功。而同一个主题，需要设计至少三个梗。为此，他常常耗费一个月的时间来构思一段表演。

语言梗几乎屡试不爽，“在上海，我经常会很赶时间，但是在上海的地铁里人一直特别多。

有一次——这是在我学中文之前，我问了一个朋友，‘excuse me’的中文怎么说？他说，‘我要拉裤兜’。然后我在地铁里就是这样，‘我要拉裤兜，我要拉裤兜，我要拉裤兜。’”

他停下来，耐心地等我们笑完，“后面我还学到了一个说法是‘请让一下’，但是我发现了，没第一个有用！”

“微短剧是摄像机镜头后面的艺术，脱口秀是舞台上的艺术。”他说，“据说对很多人而言，舞台表演是仅次于死亡的第二天恐惧。”

他一般以这段开场白开始自己的表演：“Hello，朋友们你们好，我叫大牛，我现在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生活。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懂的，等一下我会给你们推荐一款学中文的 APP。”

下面的观众往往从这时就开始笑了，对于脱口秀演员而言，如果抛出了一个梗却没有人笑，那多少让人尴尬。大牛在上海还牵头运作了一个俄罗斯脱口秀开放麦的社团，很受在上海生活的俄语人群的欢迎。每场观众在 50 到 80 人之间，“我们做得很不错，一般中国的开放麦现场也就 20 到 40 人。我有一个观众群，快 400 人了，都是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这些地方的人。”

申花俱乐部主帅斯卢茨基有一次也去现场看了这个俄语脱口秀。“那次很倒霉。”大牛说，“演员在现场演砸了，下面笑的人不多。但脱口秀就是这样，哪怕是专业演员也会遇到气氛不够好的时候。”

上海这座城市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有一天他在路上遭遇了一起车祸。不是很严重，但他的腿摔得很疼。

他坐在地上想，如果现在喊周围的人给自己叫 120，大家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他们应该还是会先惊讶一下，想这个老外怎么会说中文。”

于是，一个新的段子就这样产生了。在这个段子里，人们听到他的求救都忙着赞叹他的中文，而忘了要叫 120。

后记

采访大牛的这个晚上，他原本有一场脱口秀开放麦表演，被临时取消了。他决定回家，再练上一小时说唱。这是一个在上海很努力地生活着的异国青年，从 8 年前来到中国的那一刻起，他就下定决心要在这里长久地留下来。

未来，大牛希望自己在影视圈有更好的发展。脱口秀为他提供了一个平台，有时候参加脱口秀演出并不赚钱，但即使是免费的，他也甘之如始。

“因为演出的时候可以拍视频，无论这些视频的流量大不大——有些视频流量并不大，但如果你一直发就还是有效果，就会让更多人看到你，这样你就会获得更多机会。”



当盛产“霸总”的微短剧在 2022 年首次进军海外市场时，可能谁都没有料到，不过短短三年时间里，这一视听产业的新形式已经火速席卷了全球市场。

如今，海外的微短剧市场增速甚至已经反超国内。根据谷歌预测，2025 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达到 36 亿美元，同比激增 126%。而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剧集有 80% 都是在中国拍摄，并且主创团队也是中国人。

这股势不可挡的全球微短剧热潮，也滋养了无数海外青年的演员梦，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

28 岁的白俄罗斯和波兰混血青年 Daniel 大牛（以下简称“大牛”）在中国已经打拼了 8 年，他接触微短剧也有 4 年了。在和国内团队合作拍摄了多部海外微短剧后，他终于在一部国内微短剧中获得了饰演男主角的机会。

大牛告诉新闻晨报记者，因为微短剧的拍摄和制作工期短，主角必须每天 12 小时连轴转，这样的高强度拍摄通常为期一周。虽然辛苦，但却是提升自身演技的一条必经之路。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通过微短剧这块敲门砖，正式进军电影圈。

因此他很爱惜自己的羽毛，“现在很多微短剧都有擦边内容，这个我没有接触过。它很有流量，但是很脏，我不想影响自己以后的事业。”